

遗产小道·海岸带

随着文化和自然遗产理念的不断普及，在海岸带上，独特的“海洋农业遗产”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去看海洋农业遗产

朱冠楠 曹幸穗



海洋农业遗产涉及捕捞、养殖和滩涂农业

海洋农业遗产可分为三类，一是海洋捕捞遗产，由海洋捕捞作业的装备工具和操作技术，以及在海岸建筑的渔港、渔村、渔市共同组成。古代海洋捕捞活动主要在近海区域，渔船依靠人力划桨前行，所以捕捞作业的范围有限，通常都局限在“晨出暮归”的区域内。第二类是海洋养殖遗产。这类遗产也主要分布在近海区域。古代没有潜海作业的人工氧气装备，不能开展深海养殖，所以其养殖作业主要是在浅海大陆架区域进行人工养殖海生动物和藻类。第三类是滩涂农业遗产。沿海先民把滩涂湿地通过人工围堰筑

堤，抬高地面，阻挡潮水，改造成农田果园，这是真正的“沧海桑田”。海洋农业遗产是碧波万顷中闪耀的文化瑰宝。在当代，海洋农业遗产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使得海洋农业遗产也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科研新成果尤其是更加环保的养殖技术，也在动态地为海洋农业遗产增加新的内容，推动了“在传承中创新、在保护中发展”的目标实现。

中国的海洋捕捞遗产：
8000年前的沿海考古遗址中，已有渔具出现

海洋农业遗产中有着历史悠久的海洋渔业文化。海洋渔业文化是人类与海洋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产物，是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信仰、价值观、艺术审美、传统习俗以及与渔业相关的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海岸带上丰富的贝类资源，曾是沿海先民的主餐食物。我国滨海地带分布的一些考古遗址，是海洋捕捞留下的“文化印记”。在新石器时期，捕鱼成为一项专业性生产活动，相继发明了各种渔具。考古资料显示：8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被称作“中华第一舟”的独木舟和可能用于舟“帆”或渔网的编织物残片；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鱼类骨骼和捕鱼工具，如骨制鱼镖、多件木桨和独木舟模型等。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水网密布，通江达海，距当时的海岸线仅10余公里，证明当时先民已掌握了原始的造船技术并在近海捕鱼。中国渔业史研究表明：古代的海洋捕捞，主要在水深200米以内的“海洋上层”进行；明代发明的“对船拖网”捕捞法，至今仍在沿用，是重要的活态遗产。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沿海地区成立了一批渔业生产队和海洋捕捞公司，造船出海捕捞，快速增加了海产品供给。此后，我国海洋渔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据2000年开展的全国海洋渔船普查显示，海洋捕捞渔船共有24.43万艘。近年，渔业部门严格执行渔业资源保护政策，渔船数量缩减，但捕捞智能化水平则大幅提高。海洋捕捞范围从浅海远达1000米深的远洋。

上图：这是夏季从空中拍摄的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沙澳湾，金色的阳光照耀着连绵的海上养殖场和海边渔村。沿海湾左右分布着同心、沙澳、奇达3个渔村。渔村的背后，沿群山的高脊新出现了海岸带上风力发电的“大风车”景观。奇

达村是典型的福建沿海渔村，渔民主要从事海洋捕捞业和鲍鱼、海带、龙须菜、牡蛎等水产养殖业。近年来，连江渔业快速发展，连江县已是著名的全国水产大县、“中国鲍鱼之乡”。

王 茜摄

G228是中国的沿海公路，也是串联和体验沿线渔村、渔港、渔市和海上贸易遗址的线性遗产长廊。

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渔村，地处长城入海处，历史上是军事与渔业结合的要地，现在仍保留着传统渔船“冀渔号”和织网技艺；泉州崇武古城，是明代抗倭卫所与渔村结合的代表，非遗特色食品“崇武鱼卷”和“惠安女服饰”，一直流传至今；阳江的闸坡渔港是南海传统渔港，以水上艇居的“蜑家人”为核心，传承着咸水歌、渔家婚俗等民俗活动；文昌的铺前镇是海南岛东部重要渔港，现存南海航海路线图“更路簿”等航海文化遗产”。

延伸阅读

著名的“渔场”形成了海岸上的特色渔港、渔村、渔市

秦汉后，随着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提高，海洋捕捞逐渐增多，沿海先民认识并利用了许多天然海洋渔场。黄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渔场和北部湾渔场合称四大渔场。“四大渔场”是大自然的恩赐，并不属于海洋农业遗产的范畴，但是，人们认识和利用天然渔场的知识体系、捕捞作业的渔具和技术，以及保护渔场资源的制度安排，则是生动、珍贵的海洋农业遗产内容。《逸周书·大聚解》记载了周朝制订的季节性禁渔制度。此后历代王朝，在周朝的“渔季之禁”基础上，增加了“渔区之禁、渔具之禁”，形成了完善的禁渔制度，体现了古人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深刻认知。

与捕捞作业对应的是在海岸上建筑的渔港、渔村、渔市，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国际交往遗址等物质遗产。它们共同构成中国海洋农业遗产的壮丽画卷和厚实内核。

中国的海洋养殖遗产：
精湛技艺和高超智慧延续至今，被列入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水深20米以内的海域，曾是古代海洋养殖的主要场所。古代还没有发明人工制氧装备，不能到达深海区域作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环保意识的增强，当前的海洋养殖业对近海养殖实施了严格管控，将发展重点转向了海域广、洋流大、污染自净力强的深远海养殖，以便加快稀释和降解养殖残余物和鱼类排泄物，保护养殖区域的海洋环境。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临东海的齐国制订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国策，将渔业和海盐业视为致富钥匙。宋

代以后的地方志，记载了南方沿海地区的牡蛎养殖业水平。渔民们以石、竹为牡蛎的附着物，将其放入浅海养殖。明代正德七年的《松江府志》，记载了公元十六世纪，松江府渔民们在海边挖池养殖鲥鱼，渔民在春季趁潮水捕捞幼鲥放入海边鱼池饲养，秋后鲥鱼长至尺余，获利丰厚。

浙江宁海的蛏子养殖具有悠久的历史。南宋嘉定年间，宁海学者胡融所著的《风俗篇》记载：“近则采螺蛭蛤之属，以自贍给或载往他郡为商贾”，表明蛏子的采集已经形成商品化规模。南宋端平二年的《宁海县赋》明确提到蛏子生产在当地有着重要地位。时至今日，蛏子仍然是宁海当地海水养殖的主导海产品种。为了使这一宝贵的海洋农业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于2024年将“浙江宁海长街蛏子养殖系统”列入了“浙江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库名录”。

清代顾张思的《土风录》记述了在江河与海洋交汇处捕捞蟹苗的“蟹簕”。蟹簕由竹子编织而成，形状类似篱笆，设置在蟹类迁徙路径上。蟹簕的入口设计巧妙，蟹类进入后就不能逃逸，成为渔民捕捞蟹苗的得力助手。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网眼很细密的“罾网”。在潮水涨退之时，将罾网设置在江海交汇处，利用缓慢的水流将幼苗带入网中，形成了独特的渔业社区和文化传统，展现了渔民们的精湛技艺和高超智慧。

以上的海洋捕捞技术、海洋养殖系统，是我国海洋农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海省市正在积极申报相关的农业遗产保护项目。以浙江省为例，2024年公布的“浙江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库名录”共205项，其中的浙江宁海长街蛏子养殖系统、浙江宁海西店牡蛎养殖系统、浙江象山海洋渔文化系统、浙江平阳南麂列岛渔文化系统、浙江定海鲞鱼养殖系统、浙江普陀东极渔业文化系统、浙江嵊泗贻贝养殖系统、浙江椒江围海养鱼系统、浙江温岭黄鱼文化系统、浙江三门青

蟹文化系统等都属于海洋农业遗产。

中国的滩涂农业遗产：
沧海桑田已是诗意田园

“耕海”是滩涂开发利用的泛称，涉及沿海乡村各种生计职业。“耕海”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生态智慧。

江苏启东的沙地圩田系统于2021年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系统在农田水利、种植布局、农耕习俗、居民民俗等方面，构成了完整的农业遗产体系，是特殊的临江滨海型农业文化遗产。江苏盐城大丰沿海滩涂则保存着近代公司化开垦形成的农业遗产。该系统融合了筑垅围堰与沟渠导流的方法，采用了蓄淡与绿肥结合的盐碱地改良技术，建构了包括“潮间带—围垦区—种植园”的多级生态演化链和多层农田水网区。

在我国沿海，还有许多利用独特的地理和资源环境，种植品质上乘的水果，形成一批种植特色果品的海岸农业遗产地。

在辽宁省的丹东、大连、营口等沿海地区，遍布草莓、樱桃、蓝莓等多种果园。河北省秦皇岛、唐山、沧州等地，利用盐碱地改良技术广泛种植苹果、冬枣、梨、葡萄等水果。江苏南通海边的草莓、葡萄、梨、蜜桃等水果，更是上海“果盘子”的重要供应地。广东和广西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沿海果园主产菠萝、荔枝、龙眼、香蕉、芒果、红橙、木瓜、杨桃、树菠萝（菠萝蜜）等水果。

在沿海滩涂果园中，浙江省1700多年的“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和海南省近2000年的“海口羊山荔枝种植系统”都是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备选项目。在地势较低、含盐量和地下水位较高，台风和雨季常受潮水淹没的不利条件下，黄岩先民发明了“筑墩淋卤，卤流大海，海潮涌河，营养肥泥，河泥雍橘，咸淡交替，优果延年”的独特滩涂利用方式，将低洼沿海滩涂地变成延续千年的橘园宝地。海口羊山荔枝种植系统分布着野生和半野生的古荔枝林4.4万亩，树龄百年以上的荔枝树有1800余株，这一典型的海岛型农业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海洋农业文化遗产财富。

“面向海洋”的未来大农业：
深海和蓝色粮仓，与海洋农业遗产密切相关

“面向海洋”的未来大农业正在迅速发展。深海、建设“蓝色粮仓”，都与海洋农业遗产紧密关联。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大力发展生态渔业等绿色产业……这些都是当代社会在前人智慧基础上呈现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

当今，海洋捕捞、海洋养殖已经进入“深水区”，滩涂垦殖、海洋文旅开发，都使得海洋农业遗产的内涵日益丰富。未来海洋农业遗产应将目光关注绿色环保智能养殖、现代化海产品深加工等新兴领域。深远海养殖是拓展海洋农业空间的重要发展方向，深海养殖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推动着海洋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深海智慧养殖规模和创造的社会贡献，更有望为海洋农业遗产增写新的篇章。

朱冠楠：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和农业文化遗产。

曹幸穗：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农业史和农业文化遗产。

怎样理解海洋农业遗产

朱冠楠 曹幸穗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行动启发下，我们对海洋文化的认知方法正在面临一次重要的跨越：突破传统陆地农业的框架，将人类与海洋互动产生的智慧结晶系统纳入遗产保护视野。

作为一个新提出的遗产类型，我们将“海洋农业遗产”界定为：在多年平均大潮最高水位线附近，存续超过百年的涉海农业生产活动及其技术知识体系，涵盖科技创新、地方社会制度、生活形态及民俗文化等内容。

与陆地农业遗产不同，海洋农业遗

产的核心特征在于海岸带的时空连续变迁。譬如，受河流输入泥沙影响，我国东部海岸线整体东进，催生了海洋农业生产空间随海岸线同步拓展的动态格局。这种独特的海陆互动机制，使海洋农业遗产具有地理空间与历史时序相统一的延续性特征。

传统海洋渔业史侧重于梳理人类在海洋水域的捕捞和养殖历程，较少关注海岸岸线之上的涉渔设施和滩涂养殖。在农业文化遗产的框架下，海洋渔业遗产涉及捕捞、养殖以及岸线涉渔遗产。而“海洋农业遗产”则将海洋渔业遗产、海洋滩涂遗产都包含为一体。按照生产类型划分，“海洋农业遗产”可分为海洋捕捞遗产、海洋养殖遗产和滩涂农业遗产三大类。

以我国古代海洋养殖史为例，历史上形成的许多生态适应性技术措施以及海洋渔业的季节性禁渔制度等，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辨析“海洋农业遗产”的意义，不仅在于于保存历史记忆，更在于拓展文化遗产保护视野，可为构建“人与自然海洋生命共同体”提供传统智慧的有力支撑。



2024年3月，辽宁省盘锦市举办盘锦首届渔雕文化节暨第六届二界沟开海节。活动中渔家祭祀、非遗秧歌、舞狮等演出再现当地渔雕文化，渔民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表达盼望新年渔业丰收的美好愿望。图为演员进行渔家祭祀表演。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